

花为媒,是浪漫还是煎熬?



本栏目特邀专家:
安徽省阳光心健心理咨询中心主任
安徽省心理咨询学会副会长 江俊

记者 王玉/文

倾诉人:赵婷婷

赵婷婷在学校,爱上了生物老师薛玉华。薛玉华也发现了赵婷婷的不一样,倍加小心与赵婷婷相处。

多少次,赵婷婷在学校里都想对薛玉华说出自己的感受,总是在她没开口之前,薛玉华就有一百个问题向她提问。赵婷婷一直都没有说出自己的爱。

赵婷婷工作的第二年,在家人的安排下,结婚了。因为她结婚几年都没有生孩子,最终婚姻走到尽头。

离婚后,赵婷婷和朋友合开了一个花店。花店虽不大,但两个人把花店打扮得很漂亮,由于赵婷婷会设计,经常会为买家阳台设计,走廊、花房以及客厅的鲜花布置,所以花店生意还算不错。

慢慢赵婷婷开朗多了,从扎的各类花束来看,她的内心里,其实是奔放的,有想法的。

2011年,赵婷婷和同学回到母校,在看望老师的途中,薛玉华意外地出现了。赵婷婷一阵惊喜,上前打招呼。这一天赵婷婷比过去说的话多了不知道多少倍。

这次聊天后,赵婷婷知道,薛老师虽然已经快40岁了,但一直是单身。之前也有过恋爱,因为某些原因至今没有结婚。这个消息倒是给了赵婷婷一剂强心针。

一次,花店里进了一批植物,可是很快几盆植物出现了生虫的现象。似乎还有传染给其他花卉的征兆,这让赵婷婷有些着急,这是什么虫?怎么消灭呢?

赵婷婷去裕丰花市问了一圈,买来一些药,可效果不好。一筹莫展之际,薛玉华老师光临花店。听完赵婷婷的抱怨,他上前仔细查看了一番后,说:“是红蜘蛛,现在将所有生虫的花卉搬到外面,逐一打药,注意通风。”

几句话,让赵婷婷和同伴忙了半天,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。第三天,小小的红蜘蛛就不见了踪影,植物又茂盛起来。

赵婷婷非常感激薛玉华,专程登门道谢,要邀请他

做花店顾问。薛玉华答应,“如果有时间,就去花店里看看。”

“给领导的鲜花,我觉得不能太鲜艳,一般领导都是男同志,不太喜欢这一类的。”“婚礼上的鲜花,要温馨,因为结婚的场面已经很喜庆了,这时的鲜花温馨一些,应该会衬托出来新娘的美丽。”“咖啡馆的殿堂要设计的大气些,但是每个座位要花一些心思,提供浪漫的环境。”这些都是薛玉华从一个男人的角度给赵婷婷提的建议,而且在市场上收到非常好的效果。

赵婷婷说:“每次老师来,我就特别的开心,他每次都能给我好多建议,他真是太伟大了。可是,他还是不给我机会,让我说出我想说的话。”

让赵婷婷想不通的是,薛玉华为啥到现在不结婚?他单身,我也单身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?每一次他都知道我想说什么,每次都在紧要关头打住,这种憋屈的滋味太难受了。每一天,我都在盼望着薛玉华哪天再来花店;来了花店,又盼望着他下次来,很痛苦,也很幸福,就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。

心理专家建议:老师在学生面前,一般都要进行“面具”修饰,就是将积极的、阳光的一面展现在学生面前。现在让薛玉华转换身份,说出带感情的话,从老师变成男友,会让他感觉很难堪。

既然薛老师不说,就需要赵婷婷自己主动表白。赵婷婷出现的犹疑、猜测,不如直接向赵老师表白。猜心思,玩“猫和老鼠”的游戏对两人都不利。

年轻人之间有不少机会都是在猜测中失去的,我想赵婷婷从年轻人身上要吸取经验教训,需要大胆将心思说出来。

情感主持连线:

电话:0551-5140885(每日15:00~18:00)

QQ:124424913(每周四上午9:00~11:00)

微博:http://weibo.com/2127420971

邮箱:aqinghaiscxb@126.com

如果您在生活中也遇到无法排解的心理难题,欢迎拨打热线向我们倾诉,我们将为您找寻最专业的心理医生进行解答,帮助您早日打开心结,拥抱美好的生活。您可以通过QQ:2574691637和电子邮箱:imwanting@163.com联系我们。



特约点评机构: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
点评专家:李文飞,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、副教授

他们都喜欢妹妹 我恨他们

记者 李皖婷/文

倾诉人:阿琪 14岁 学生

14年前,我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大家庭。爸爸妈妈都是留美归国的博士,爷爷也经营着一家大公司。刚刚出世的我是爷爷奶奶的宝贝,是爸爸妈妈的希望。那段时光太短暂了,忙于追求学业的父母双双飞到美国,留下了6个月的我与爷爷奶奶。

4岁那年,我随着奶奶去美国。但我发现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妹妹,这个初生的婴儿占去了全家人的注意。7岁时,我和全家人回到了中国。

上学后,优异的学习成绩赢得了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的开心和表扬。整个小学阶段,我就这样快乐地度过来了。我一直是班上的优等生,不仅各门功课名列前茅,而且表现积极活跃,深得老师们的喜爱,在家读书学习也从不需要大人操心。

妹妹阿彤也上学了,她长得比我漂亮,也比我更会讨大人的喜欢。更重要的是,作为学生,她在班上也是班长,每学期都能捧回全校第一的好成绩。我不得不承认,妹妹是个好孩子,她各个方面都能使父母、老师满意。可是,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她。

我感觉学习越来越吃力,成绩单上“优秀”越来越多的被“良好”所代替。怎么越想考好,反而会越差?作业怎么那么难?怎么还写不完?妹妹怎么学习那么好?噢,是我笨,我比妹妹差,我学习不好,你们都喜欢妹妹,你们不喜欢我。

我开始与父母顶嘴,开始倒在地上大哭大闹,开始不能按时完成作业,对于家教严厉的父母来说,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。每每哭闹后,我都会主动向父母认错;但每每认错后,我又会再犯,而且更频繁,更严重。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?难道是我精神出了问题吗?

点评:还处于婴儿期的阿琪就离开了父母,这使得她对这个世界在婴儿期就已产生不信任感,尤其是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。日日夜夜的思念,4岁时得以实现与父母的团聚,但此时的阿琪发现自己已不是家中“唯一”宠儿,比自己更弱小的妹妹阿彤夺去父母那本属于自己的爱,这再次在阿琪幼小的心里埋下“不被关注”的阴影。“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她”,很能反映阿琪的心理。为了争夺父母及家人对自己的爱、重视,阿琪把攻击冲动转化为运动行为,这样阿琪就找到了一种表达攻击感受的途径,“努力学习——成绩优秀”,获得到额外的奖励——称赞,从而引起父母对自己关注、重视。

随着妹妹阿彤的上学,阿琪心中的这种平衡再次被打破。同样优秀的妹妹阿彤,又重新夺回了父母的爱,这使得阿琪再次觉得不安全、被抛弃、被孤立。于是,阿琪出现了行为问题甚至厌学情绪,对立情绪。阿琪的父母采取训斥和说教来回应阿琪的行为问题,这些反应看似是惩罚,但事实上可能是强化,因为关注也是最有效的社会性强化物。正确的回应是“忽视它,它就不会出现。”而问题是,大部分的父母很难做到对孩子的不良行为视而不见。很明显,阿琪发脾气行为被强化了。阿琪的父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
“发出嘎吱响的车轮要加润滑油。”乱发脾气会引起关注,这样只产生更多的关注而不是令人愉快的行为。事实上,“微笑、赞扬和关注已被认为与金钱或糖果同样有效。”